

◎ 武荣益 / 著

中国大皇帝书系

隋文帝

◎ 他是西方历史学者最推崇的皇帝……
◎ 他最会借刀杀人……
◎ 他胜在宫廷争斗，败在父子仇杀……

下

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武榮益／著

隋文帝



下冊

北京圖書館出版社



第八章 四海一统

中华大地几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终于结束了，秦皇汉武之外，又一个四海一统的霸业从杨坚手中诞生了……杨坚惬意地看着匍匐在自己脚下的陈后主，仰天大笑：天下谁敢与我争雄……同样使他惬意的是，他终于把倾城倾国的绿珠公主封为贵妃了……心喜若狂的他，浑然不觉儿子杨广已是妒火中烧，更不知薛道衡肝肠寸断……

是该大杯喝酒、大块吃肉的时候了。韩擒虎美得合不拢嘴，下巴黑色的短须一翘一翘的，手提马鞭一抖一抖，平日里那桀骜的眼光此刻变得极为喜瑞。

整冠正襟危坐于中军帐中，几个小校喜颠颠地跑进跑出，端着一盆热腾腾的烤猪肉，提着一坛陈年酿酒，跟在韩擒虎的身后伺候着。韩擒虎一会儿喝一碗酒，一会儿又夹一块肥腻腻的猪肉送到嘴里，浓浓的油汁从嘴角直往外冒，顺着下额的胡须滴在铠甲的外罩上，他顾不上擦去。

“来，喝，喝！”韩擒虎招呼坐在旁侧的一员大将，看装束是陈将无疑。

此人就是裴蕴，镇守建康西南门户的禁军直阁将军。

韩擒虎攻下姑孰后，一路畅通无阻。因为王颁率一支精锐早已和裴蕴取得联系。在新林的地界上的陈军营帐中，摆好酒宴招待韩擒虎。



“裴将军真是识时务的英雄。”韩擒虎夸奖道，“天下大势就是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想南北分隔已有几百年了，几百年的光阴才只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——当今大隋皇上文帝。我和将军都是有幸能为国家统一而战，真是英名留于史册。”

裴蕴含笑不答。

他虽说是武将出身，但更多的是倾向于文才，早年曾和薛道衡一起唱和过，所以对韩擒虎的话既感到空洞少文雅，又感到作为内应的尴尬，所以只好微笑。

王颁却不是这样，他顺着韩擒虎的话说：

“将军，天下第一神勇，凭姑孰一战，将军的威名就已传遍江南了。”

“不能这么说，建康说不定更难打呢。”

“这个不用将军操心了。”裴蕴道，“守西南角门的是我的侄弟，也是荫了我祖上的功德而谋取的官职，位不高，守的地方却十分重要，我已经写信给他，只待韩将军的大队人马到了，便开了城门，一路攻击，不消一个时辰便可到朱雀桥边，那是由施文庆把守的皇宫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实力不强，军马不整。”

“哈哈——”韩擒虎一听，憋不住，满嘴的酒肉一齐喷了出去。

就在这时，总管来护儿进来禀道：

“韩先锋，中军元帅晋王有令传达！”

“说吧。”

来护儿道：“晋王令我部火速攻城，切不可跑了陈后主，除非陈叔宝自尽，否则必须留下活口。”

韩擒虎眼珠转了转，心想：

——这绝不是杨广的主意，定是那高颎、薛道衡的主意，这两个文人骚客的鬼点子就是多。

来护儿又说：“另外，贺若弼的大军被困在钟山，和陈军大将萧摩诃的长蛇阵相对峙，一时无法取得进展，所以希望我们……”



“不必说了。”韩擒虎勃然作色。本来这顿酒是不该喝的，建康唾手可得，我却在此享受，我韩擒虎是一只猛虎才对，绝不可以有猫戏老鼠的臭把戏。差点因这酒浇灭了我心中的怒气怨气。想到这，双手扳起桌子，猛地一掀，满桌的酒菜“稀哩哗啦”地倒在地上。马鞭“拍”一声脆响，嘴里嚷道：

“全部人马不得歇息，向建康进发！”

说完，再也不理睬众将，径自迈出营帐，下了石坡路。早有亲兵牵马过来，韩擒虎翻鞍上蹬，两腿一用力，战马“嗖”地一下蹿出几丈远。

在韩擒虎看来，最窝火的就是听到贺若弼这三个字。

“天助我也！”韩擒虎喜怒无常，朗声大叫一声。你贺若弼不是快吗？只是比我快到建康边沿而已。快有快的好处，更有快的弊端，你把陈军主力都吸引到钟山，剩下空城，让我来攻，有敢挡我大军道者，格杀勿论。抓住陈后主就是天大的功劳，到那时，看你贺若弼还怎么和我比。

一阵强劲的北风刮过，战旗猎猎作响。

韩擒虎扯着旗角，心中感慨万端。

他把那面“韩”字大旗蒙住自己的脸，从布缝中窥望着满路上急急前行的隋军，不觉心中暗喜，气涌如潮，看着道旁站着稀稀落落、凄凄惶惶的难民，皆恭敬地让开大路，更是喜不自胜。

来护儿纵马上前，低声说：

“韩先锋，前面就是建康。”

“嗯，我看到了。”韩擒虎拿下大旗，随手一扬，“来将军，虽说我们渡江晚了一步，恶战姑孰耽误一些时辰，可我还是先看建康的城池。”

高大的城墙尽收眼底。城垛楼上，隐隐望见人影走动。刀枪剑戟闪着刺目的亮点，每个垛口上都有五颜六色的彩旗在风中飘摆，煞是壮观。

“不好了。”王颁策马返回，跑到韩擒虎的跟前，用手一指西北，



说：

“韩将军请看！”

顺着王颁手指，韩擒虎吸了一口冷气。

“咦，那不是溃散的陈军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王颁点头不止，“刚才，我看到有一面大旗，上面有个‘任’字，估计是任忠的部下，这么说，一字长蛇阵被贺将军给破了。”

韩擒虎心中咯噔一下，忙问：“裴将军何在？”

王颁答道：“裴将军已在城下，估计用不了多少时辰就可进城。”

韩擒虎急了，把马缰绳抖动老高。

“还站着干什么，跟我进城！”

这时，来护儿、王颁等十几位将军也赶到城下，城门上的吊桥吱吱吱地放下来。裴蕴迎风而立出现在城垛口。

“韩将军，不要攻城了，城门这就打开。”

话音未落，厚重的城门已慢慢地开启。

隋军一拥而入，乘势掩杀进城。

韩擒虎悬着的一颗心才放到肚子里，抬头对裴蕴拱手道：

“裴将军，幸亏有了你，建康城才如纸糊的一样。”面色依然没有缓和。

裴蕴解释道：“韩将军，差点坏了大事，说好了的事也有变的时候，侄弟可巧今日换防，刚从北门回来，但那任忠呢却进宫了，所带兵马不过数千人。”

韩擒虎点点头，在众将的簇拥下过了吊桥，入了城门。和裴蕴叔侄见过面后，韩擒虎问道：

“贺先锋的钟山之役有了结果吗？”

裴蕴侄弟摇头，见韩擒虎一直盯着自己，便忖度着答道：

“估计正在激战之中，守建康的精锐部队都在那儿。”

“那任忠呢？”韩擒虎疑问。



“任忠溃散来时，衣冠整齐，不像是战败的，倒像是逃脱回来报信的。”

韩擒虎不便再问，转头对来护儿、王颁等众将说：

“来将军带人攻打朱雀门，王颁快快分散安民告示，不可激起民变。其余众将各自带兵，封锁建康的各个出口，一般百姓只可进不可出，切莫放走了陈后主。”

众将领命而去。

韩擒虎不再言语，这一路上虽然有些气喘，但毕竟值得，终于第一个闯进建康城。只要拿下朱雀门，整个陈朝就可宣布完结了。快马行进中，前面的厮杀声阵阵传来。

忽然一个探马从前面奔跑而回，韩擒虎一看那脸色神情，就知道是个坏消息。

“什么事快说！”韩擒虎催促道。

“报，报韩将军，来将军在朱雀门前被箭射中面门，生死未卜。”

“啊！”韩擒虎大吃一惊，“性命如何？可曾救治？”

探马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已经包扎了，可来将军依然昏迷。”

“是何人所射？”韩擒虎知道，一般的弓箭想射中来护儿的面门那比登天还难。因为，凭来护儿的武功，能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绝不能眼见皇宫攻克，后主被擒，再损了一员上将，特别是受文帝杨坚宠爱，自己也特喜爱的来护儿有个好歹，那岂不让天下耻笑。

救人如救火，此刻只能驰往朱雀门，探望一下真实情况，不容得慢慢打探了。

一挥手，“走！”韩擒虎带人直扑朱雀门。

门前的桥上已经横七竖八地倒了不少隋军士卒的尸体。韩擒虎到来护儿躺歇的地方，翻身下马，哽咽着：

“来将军，来将军……”

来护儿轻轻睁开眼睛，含着笑意，点点头。

“来将军，感觉还好吗？”



这时，刚给来护儿包扎的医生连忙接口答道：“来将军的鼻子中了一箭，从左至右，怕鼻子保不住了。”

韩擒虎悲喜交加：当年经过无数次的战斗，见过的箭伤可以说无数。说是中了面门，没有不死的，箭的力道十分强劲，有时稍近的距离，那真可贯穿脸颊，像来护儿如此幸运的还真少见，性命无忧了，这是喜。悲的是，如此英俊的来将军没有鼻子，那……

军情要紧。韩擒虎担心军情突变，煮熟的鸭子飞了，忙叫过一位行军总管问道：

“是谁射的箭？”

一位被俘获的陈军小头目说：

“是仆射袁宪。”

“袁宪是谁？”韩擒虎环顾四周问。

“那是陈朝中的一名耿直的文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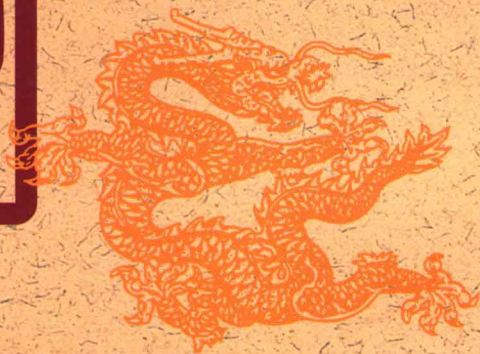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，韩擒虎攻打的西南城门，正是由袁宪把守，文臣出身的袁宪却在生死关头，力克韩擒虎的人山战术。当裴蕴和他的侄弟率领叛军从北门掩杀来时，袁宪知道城门不保了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率一队人马，东拐西抹，依仗对地形的熟悉，竟比来护儿提前赶到朱雀门，埋伏在朱雀桥两旁的掩体中。

来护儿骑在马上，正一心指挥攻门，根本没有顾及到，在自己眼皮下还有陈军的弓箭手，来护儿督促隋军抱着柴禾枯草往门前堆放，准备以火攻门，袁宪一跃而起，拉开弓，“嗖”就是一箭，来护儿警觉到箭行的哨响，一扭头，鼻尖被锋利的箭锋削去大半，鲜血如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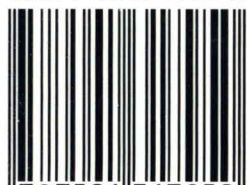
乱箭齐发中，有不少隋军倒毙于朱雀桥下。

韩擒虎咬牙切齿，正要继续火烧皇宫。忽然，朱雀门洞开，从里跑出数匹马，一溜烟地跑过来，前面高大骏马上是一位手持白条的将军，他正是任忠。

原来，与贺若弼的数万大军齐扑萧摩诃的长蛇阵时，任忠尚未



ISBN 7-5013-1795-X



9 787501 317950 >

ISBN 7-5013-1795-X/K · 339

定价: 49.80元 (全二册)